



我和爸爸的高原

欧娜

当我提起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就像手里握着一把刀，在刺向自己心灵深处最痛的地方。37岁的我，不记得什么时候喊过“爸爸”了。不是因为我没有爸爸，而是因为我面对爸爸时，怎么也喊不出“爸爸”这两个字。等我扑倒在爸爸渐渐冰凉的身上，拼命哭喊着“爸爸”的时候，他却再也听不见了。

我的爸爸欧志良，是一位有着32年军龄的高原老兵。他曾经说，那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，有他军旅人生的全部意义，也给他的余生留下了无尽的回忆。年少时，我对这句话不以为然，直到我考上了军校，追随爸爸的足迹走上高原，才渐渐读懂了爸爸，理解了高原军人的忠诚坚毅与牺牲奉献。

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一直生活在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大山里。山里没有公路，家家户户都是篱笆小院，院里养些鸡鸭，柴门面朝青山。山村里有两口水井，每家每户都是挑水吃。山上没有交通工具，出门全靠两条腿。爸爸说他小时候上学，每天往返就得两三个小时。我未曾谋面的爷爷，一年会买一次猪肉，专挑肥肉买，因为肥肉可以炼更多的猪油，炸出来的油渣也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食，而且猪皮还可以用来擦锅底，这样可以省下炒菜的菜籽油。爸爸说那个年代买什么东西都需要票证，买粮食用粮票，买肉用肉票，买布用布票。家里人多票少，一年下来也吃不到几口肉，买不了几尺布。在爸爸少年时代，能吃饱穿暖就是他的梦想。

爸爸18岁参军进藏。据他说，他们坐了很久很久的绿皮闷罐子火车，然后又坐了很久很久的驴车，颠簸摇晃了半个月才抵达西藏。爸爸常常打趣说，他从一座有草的山，爬上了另一座没草的山，当了兵还是“山里娃儿”。爸爸当兵的地方叫日喀则，那里当年的条件虽然很苦，但爸爸说，当兵后他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

有一年，爸爸探亲回家，妈妈抱着两岁的我，指着爸爸问我：“他是谁？”我看着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陌生男人，怯怯地说：“叔叔。”叔叔想要抱我，我紧紧搂住妈妈的脖子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，妈妈赶紧安抚我说：“傻丫头，这是你爸爸呀，快叫爸爸！”爸爸每年探亲回来一次，有时甚至两年才回来一次，他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几乎是空白。后来，妈妈也随军去西藏工作了。

“孤儿”似的我，先后辗转于姨妈和外婆家，我在外婆家待的日子更久一些。外婆家在小县城，那时家里用蜂窝煤煮饭取暖。外公将蜂窝煤的九个孔对齐往炉子里夹两坨，一股呛人的烟味儿随即升起，屋里渐渐有了温度。外公外婆一共生养了7个子女。冬天的夜晚，一家人围着炉子，嗑着瓜子，拉着家常。我天生体寒，冬天离不开火炉，常常捧着一本小人书，一边看书，一边听大人们闲聊，填补了我父母不在身边的孤寂日子。我小时候有些胖，因为爸妈不在身边，父母爱我的唯一方式，就是给我许多零花钱，让我成为了学校周围小卖部的小常客。外婆家附近的七八家副食品商店的叔叔阿姨，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。我总是在放学以后，从学校门口一路吃到外婆家门口，起初也没感觉我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转身离开副食品商店时，叔叔阿姨悄悄说：“这娃儿怪可怜的，爸爸妈妈都在西藏。”我的鼻子突然发酸，眼泪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，我只有拼命地吃

零食，心情才会好一些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发现吃零食能填补情感的空虚。开家长会的时候，同学们的爸爸妈妈都来了，而我只有白发苍苍的外公外婆偶尔才来参加一次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但我自我宽慰说：“你们有爸爸妈妈，可我有零花钱。”所以我在同学面前显得很大方，经常买零食跟同学们分享。现在想想，那是自尊和虚荣在幼小心灵里疯狂生长，我用这种方式来弥补父母不在身边的自卑与空虚。天长日久，我就渐渐胖了起来，成了“胖妹子”。现在想想，爸爸之所以给我许多零花钱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从小饿惯了肚子，认为让我衣食无忧，就是对我最实在的爱。

有一次放学后，我和几个同学在外面玩了很久，同学们都陆续被父母叫回家了，剩下最后的一个女同学，她妈妈也来叫她回家，我恋恋不舍地对同学说，再陪我玩一会儿吧。同学的妈妈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简直就是个野孩子！”说着拉着女同学回家去了，剩下孤零零地我。那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，幼小的我第一次感到心口隐隐作痛。

外婆家的房子靠近河边，在巷子的最深处，没有路灯。那时县城治安不太好，街角偶尔会有一些小混混蹲着，每天上完晚自习回家，走在黑洞洞的巷子里我都会特别害怕。外公外婆年纪已高，没有办法每天放学来接我。每天晚上放学，我都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鼓作气跑回家。也许因为经常这样跑，我的短跑成绩名列前茅。也许因为每天经历这样恐怖的黑暗，直到现在我的胆子都特别小，不敢走夜路。那时候，心里特别怨恨爸爸妈妈：你们既然生了我，为什么不陪伴我，不关心我？印象中爸爸有次探亲休假，晚上来接过我一次，那天我终于不用百米冲刺了，感觉自己特别幸福。即便如此，我对眼前这个男人还是感觉特别陌生，怎么也喊不出一声“爸爸”。家里人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让我开口，他们越是这样，我就越想逃避，越喊不出来。爸爸的休息时间很快就到了，我清楚地记得送他走的那天早上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望着爸爸远去的背影，我在心里默默喊着“爸爸”，祝他一路平安。我在大人们面前显得很平静，很无所谓，但等爸爸走远了，没有人看见我转身离开后泪流满面的样子。

我喊不出“爸爸”，也喊不出“妈妈”。一次，妈妈从西藏回来，我依偎在她身边闭上眼睛，享受着妈妈的温暖与幸福。妈妈以为我睡着了，对妈妈说：“这孩子，不知道咋个了，从来不喊爸爸妈妈。”妈妈说：“我们很少在她身边，很少给她关爱，她一下子跟我们亲热不起来，等快跟她熟悉了，我们又走了，一走又是一年。我们有耐心，给她时间，等她长大了，总有一天她会喊的。”可是爸爸妈妈这一等，就是几十年，等我长到了37岁，自己早就有了女儿，还是喊不出“爸爸妈妈”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一个不孝的女儿。可是不管我怎么强迫自己，无论我做了多少次努力，就是喊不出来。

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，一次爸爸妈妈从西藏回来，他们为了跟我培养感情，在我放学后，陪我一起玩扑克。他们有意将两个红桃8放在我面前，问我这是什么。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说出“88”（爸爸）两个字，但我浑身难受，不想说“88”两个字，而是说“这是两个8呀。”爸爸妈妈相互看了一眼，满眼都是失望。

17岁那年，我被爸爸接到西藏去上学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，但团聚

的生活只持续了短短一年。那时我仍然感觉爸爸很陌生，仍然喊不出“爸爸”。但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慢慢了解了爸爸。爸爸每天早出晚归，去执行各种任务，即使我和他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他。他上班的时候我去上学，我回到家他还在加班。但我对他没有感情，有时甚至会庆幸与爸爸见面少，因为那样我就会暂时忽略叫“爸爸”的困扰，心里也能轻松许多。

18岁那年，我考上了军校。爸爸送我远行，只对我说了四个字：“好好学习。”我点点头。爸爸那天有任务，转身匆匆离开。那是我第二次望着爸爸的背影，无声流泪。军校那几年，我很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，我常常听到同学们在电话里冲着爸爸妈妈撒娇，就会悄悄流泪。但我习惯了从小没有爸爸妈妈的日子，慢慢适应了军校生活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了西藏工作，当了一名基层部队卫生队的军医。也就在那一年，爸爸退役回了四川。我走上高原，他走下高原，我们正好错开。也许高原就是我们父女的宿命。爸爸怕我不适应高原生活，特意在高原多待了半年才回四川，可就在那半年时间里，我因为不适应高原气候，常常因为关节疼痛，半夜在睡梦中惊醒。爸爸带我去军区医院治疗，医生怀疑我得了类风湿，爸爸很着急，带我回四川大医院检查，医生检查后让爸爸放心，说我只是因为高原环境刺激引起的疼痛，没有大碍。爸爸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对我说：“孩子，没事的，不要害怕。”我回高原的头一天，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爸爸知道高原很苦，但你既然穿上了这身军装，就得扛起这份责任，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，爸爸相信你一定能行！”那是爸爸第一次陪我看病，当时我很感动，心里说：“爸爸，您放心，我不会给您丢人！”分别的时候，我多么想叫他一声“爸爸”啊，但就是叫不出口。

在进藏的飞机上，我俯瞰雪域高原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有作为军人的自豪，又有说不出的酸苦。就是这冰雪高原，让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两地，始终不能团聚。喊不出“爸爸”的这个秘密，就像一块久治不愈的伤疤，随时都会撕裂流血，成为我心里最痛的痛。

后来我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爸爸特别宠爱外孙女，仿佛他在用这种方式弥补着什么，又仿佛他在等待着什么。我们依然很少沟通，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某种平衡，又都想打破这种平衡。“这孩子，不知道咋个了，从来不喊爸爸妈妈。”妈妈说：“我们很少在她身边，很少给她关爱，她一下子跟我们亲热不起来，等快跟她熟悉了，我们又走了，一走又是一年。我们有耐心，给她时间，等她长大了，总有一天她会喊的。”可是爸爸妈妈这一等，就是几十年，等我长到了37岁，自己早就有了女儿，还是喊不出“爸爸妈妈”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一个不孝的女儿。可是不管我怎么强迫自己，无论我做了多少次努力，就是喊不出来。

可能是因为孤寂环境的影响，高原官兵普遍没有太多表情和言语，我也理解了不善表达的爸爸。每次巡诊，基层的战士们跟我说最多的就是想家，觉得亏欠了自己的亲人。我在哨所巡诊的新闻上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，妈妈说爸爸那天看见后特别高兴，用手机将电视画面拍下来，发到了退役战友群和亲

友群，炫耀自己有一个优秀的女儿。但他对我发的短信却一如往常那么严肃平静：“为你们点赞！新闻画面很清晰，解说词很简洁，深入基层为兵服务体现了你们医生的务实作风！很好，辛苦了，继续努力！”去年，我荣立了三等功，爸爸知道后很高兴，但他怕骄傲自满，没有给我发短信鼓励，而是晚上让妈妈炒了两个菜，独自喝了几杯酒，以示庆祝。

我们父女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明明心里关心对方，嘴里却说不出，或者说出来的话总是平淡如水。每次跟爸爸通话，他说完外孙女学习的事或家里的具体事，从来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结束语永远都是那句：“好好工作，注意身体！”

其实在高原，像我这样的藏二代藏三代还有很多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家家是本厚重的书。在高原待久了，小时候对爸爸的埋怨也渐渐释然了。我知道爸爸是爱我的，他只是因为当年远离家乡，远离我，无法关爱我，他唯一表达的方式就是给我零花钱，让我生活宽裕幸福。可是可怜的爸爸，他哪里知道，孩子需要的可不是生活的宽裕，更重要的是陪伴，是沟通，是教会她如何面对生活。现在想想，因为职业的关系，爸爸也没有办法啊！我又有什么资格埋怨爸爸呢？我现在不也远离女儿，没有给她陪伴、给她更多的关爱吗？女儿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一样吗？其实，我现在正在重复着爸爸的去，爸爸亏欠我的，我也正在亏欠着女儿。每每想起这些，我的心里就很痛，我的心也就更贴近爸爸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，我要让爸爸知道我深爱他，我一定要当着他的面喊他一声“爸爸”。

可是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喊出那声“爸爸”，爸爸就突然走了，让我猝不及防，痛不欲生。当时我正好在成都出差。那天，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三天上午，爸爸像往常一样辅导外孙女做作业，并且按照学校的要求，拍了视频发给了老师。他突然感到胸口疼痛，回到床上躺了一会，症状仍然没有消失。妈妈赶忙拨打了120。等我接到妈妈电话赶到家的时候，120的医生正在抢救爸爸。爸爸脸色煞白，双目紧闭。医生最后站起来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是高原性心脏病猝死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不相信爸爸就这么走了。我扑倒在爸爸身上，一声声呼喊“爸爸”，可是65岁的爸爸，再也没有醒来。妈妈后来说，在我哭喊“爸爸”的时候，她看见爸爸的眼皮轻轻地颤动了一下……

妈妈从高原下来，身体本来也不好，爸爸的突然离世，对她打击很大，妈妈整日以泪洗面，原本话就少的她，现在更加沉默寡言了。爸爸在世的时候，既要抚养外孙女，又要照顾妈妈。爸爸走了，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了，我们家的天塌了。没有了爸爸的这个家，现在只剩下了有病的妈妈，远在天边的我和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，我们祖孙三代女人，将要学会如何撑起这个家。

以前，我和爸爸隔着一个高原，他在高原，我在平原；后来他在平原，我在高原，我们的生活始终处在一种错位的状态。我们彼此爱着对方，却始终无法靠近对方。我试图用整个青春跨越我们父女间的这座高原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成功，留下了终生遗憾。现在我们阴阳两隔，我在这边，爸爸在那边。如果爸爸在天堂能看见这篇文章，一定会原谅我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点儿安慰……

紫叶线

果扎拉云海

孟珂

纤纤玉指是天空留下
动人倩影是苍鹰划破

大海的语言
固定山的诗行
跳动水的诗韵
大自然，诗意般地

墨色摇摇欲坠在星空里
滴落一方砚台晕染开来
绘一抹河山辽远
带着才子佳人
晓风残月般的幽怨
也有李太白大漠孤烟
长河落日的壮观

纱裙霓裳
果扎拉穿着
羞湿了深秋红叶
还有鲜妍百花的四月天
终究隐入一粟沧海
茫茫尘烟

闪耀的希望之星

杨乐

左贡的10月，目光所及，是银装素裹的雪山。我和朋友驱车抵达扎玉镇雪巴村幼儿园，走进校园，心里泛起久违的亲切感。尽管气温变得格外寒冷，但孩子们依然在外面跳着、跑着……虽然穿着朴素、满脸稚气，却自由自在、欢声笑语。

姆弟老师看到我们，便面带微笑地朝我们走来。佝偻瘦弱的身形，脸上的道道沟壑沉淀着岁月的痕迹，她那坚定而执着的眼神仿佛诉说着普通而不平凡的人生。

1969年10月9日，左贡县扎玉镇雪巴村的一户人家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小孩，为她取名姆弟，意为“珍珠”。她出生不久，父母就发现她越长越“怪异”。于是父母就背着她徒步前往县城，当时医院刚好有专家巡诊，专家告诉她父母：“如果想彻底根治，必须做骨头矫正，但骨头距离心脏很近，只有75%的胜算，还需要1至4万元的手术费用。”在当时全家年收入都不足千元的情况下，手术费用无疑是天文数字。无奈之下父母只好压着悲痛心情把她背了回来。但她的父母并没有因贫穷而放弃，四处打听民间疗法为她治疗。1978年，快十岁的姆弟，双肩高低的症状愈加明显。无奈之下，父母再次带她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诊断后说：“随着年龄的增长、骨骼的生长，如果骨头错位抵到心脏，生命就会受到威胁。”面对日益严重的疾病，父母早已有心无力，把一切交给命运吧。

姆弟的父亲多少懂一点藏文，就教她学习藏文。为了激发她的学习兴趣，父亲常常给她读《格萨尔王传》、赞普松赞干布、吐蕃王朝的七贤臣等的故事，就此姆弟深深的爱上了藏文，爱上了读书，也爱上了学习……凡是能找到的书籍，她都会啃很多遍，直到吃透弄懂，而她也因此从书中汲取了精神力量，坚定了好好活下去的信念。

1979年，已经十岁的姆弟，被父母送到了扎玉镇小学读一年级，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，那时的她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幸好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，使她很快走出了阴霾。1984年，15岁的姆弟小学毕业了，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大考——“小升初”。1984年中央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》，第一次明确提出“建设体育强国”的目标。那一年体育考核成为重点，因为身体残疾，姆弟未通过体育考试。虽然离开了学校，她却并没有丢下学习。1994年，扎玉镇雪巴村成立小学教学点。村长找到她，说：“你愿意在雪巴村小学教学点当课老师吗？”就这样，冬去春来，一干就是28年。姆弟的爱心和教学能力，让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。由于出色的教学和管理能力，她担任起了雪巴村小学教学点的校长。代课期间，她认真学习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知识。1997年，因种种原因，她错过了昌都地区民办教师转正统一考试。当我问起她：“你后悔吗？”她

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看着孩子们在我的教导下一天天成长，我就很高兴。”

姆弟的家距离学校仅有300来米，但对于身体残疾的姆弟来说是一个挑战。二十多年风雨无阻，把对学生的关怀刻在了心上。1994年，她的月工资仅95元，了解到学生想看书，学校没有图书馆，她就把自己积攒了多年的书籍带到学校，就这点儿书籍只是杯水车薪，远远不能满足学生们的需要。工资本就微薄的话，毫不犹豫地拿出积蓄，给孩子们购买书籍，让孩子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。

她是孩子们梦想启航的帆船，她是孩子们远行的灯塔，她是上天赐给这些孩子们的礼物。

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因此许多学生成了留守儿童。姆弟的学生中，有一个女孩儿跟年迈多病的奶奶生活在一起，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了也没来上学，成天在村里疯跑。姆弟见了，主动上门接孩子到学校。女孩儿没有上过幼儿园，学习成绩一直很差，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简单的汉语、藏文也不会。姆弟从来都不嫌麻烦，每天不辞辛苦地给她补习，经常把她接到家里，跟自己一起生活。

至今，姆弟的相册里还留着这个学生写的纸条和信件，其中便有这名学生从雪巴村教学点毕业时写给她的一句话：“姆弟老师，我真想叫您一声妈妈。”

2015年，左贡县的学校合并调整，组织上安排姆弟到扎玉镇小学任教。得知这个消息，她既担心孩子们能否适应和融入新集体，又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而欣喜。考虑到被留下的幼儿园的孩子们，不舍的情绪涌上心头，最终她选择留在雪巴村幼儿园。对姆弟而言，她还是喜欢栖息在乡村里、坚守在讲台上、活在孩子们的世界里。在她看来，活着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找一点儿有意义的事情去做。她曾说：“离开了讲台，我将失去生命的全部意义。”

2020年，姆弟老师体检时医生告诉她，日趋严重的疾病加上长期的劳累，她已经不适合从事长期站立的教育工作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姆弟难过了很久。对乡村教育的守望，对山里孩子们的挚爱，那是她生命里最亮的暖色。躺在病床上，她心里还是想着孩子们：“他们需要我，我也需要他们。能和孩子们在一起，就是一种幸福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会走上讲台。”

身体上的残疾，是命运对她的考验，内心世界的丰富是她战胜命运的力量。她不是简单的老师，她是闪耀在人群中一颗永远不会熄灭的希望之星。

静谧时光

唐晓光摄

BAIXINGUSHU
十年·百姓故事